

# 家住西六道街这片儿

□程路

新晚报

08

2025年  
1月3日  
星期五

人  
生  
记

讲述我与这座城的那此事儿



本版主编 宋辉  
责任编辑 高健  
程世欣  
版式 程世欣

道里西六道街一端连着中央大街,另一端连着尚志大街,是一条300多米长的老街,几十年前,我家就住在这条街上,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都是在这里度过的。

早年间,街西头是道里秋林,东头是大白楼副食品商店和北来顺饭店。街西头正对着的是万国洋行,这是一栋折衷主义建筑风格的建筑,在20世纪20年代曾红极一时。西七道街就是大名鼎鼎的新艺术运动风格的马迭尔宾馆大楼,马迭尔宾馆对面是华梅餐厅和极为华丽的巴洛克风格的外文书店。

西六道街及中央大街一带是道里区也是整个哈尔滨著名的繁华商圈。当年的尚志大街还有摩电车,叮叮当当的铃声,夜间在家还隐约能听到;途经中央大街的2路公共汽车,可到哈尔滨火车站。母亲经常在楼下的大门洞前,目送我坐2路公共汽车去火车站。

西六道街路面原先是条石铺就的,从西头道街到西十五道街铺设的条石都如同中央大街的条石一样。但铺设得不太好,可能地基没夯实,有的地方塌陷出一些坑坑洼洼。小学时同学打闹,经常摔在石头路上磕破了皮。后来石头路被铺成了柏油路,但中央大街的面包石依然还是原来的样子。

那时能看一场电影别提多兴奋了,西七道街的兆麟电影院、西九道街的东北电影院,连同南岗的亚细亚电影院,都是哈尔滨上讲究的电影院。那时新上映的电影我们会看个遍,上电影院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。当时有苏联电影周、印度电影周、南斯拉夫电影周。像中国影片《南征北战》、苏联影片《两姊妹》《列宁在十月》、印度影片《流浪者》等都是在这些电影院看的。那时电影结束后的演职员表编排得很明晰,编剧、导演、演员、烟火、录音、道具,每个部分只有一两个人,字体也大,看得清清楚楚。

道里这一大片核心区的建筑大多为二三层楼的,楼体外立面的装饰很有风格。俄式、法式、日式间有配置,文艺复兴式、中华巴洛克式、折衷主义、新艺术运动、拜占庭式、新古典主义风格竞相争艳。我家楼房的前院是新艺术风格的建筑,后院是典型的中华巴洛克风格建筑,双明楼梯,带院子,犹如道外中华巴洛克街区的风格。

我家不远处的兆麟公园和松花江江边,是我们童年逃学和玩耍的乐园。哈尔滨最早的冰雕就是1963年在兆麟公园诞生的。现在的端街成了游人的打卡地,我家当年曾在路南第二个门洞里的院子住过。院里有一个澡堂子,这是道里区唯一一家大规模的澡堂子。每年过年前,家里会给1毛钱让洗干净过春节。那时我们一年就彻底洗一次澡,洗澡成了过年的仪式。

西头道街和花圃街之间是江沿小学,这是我读了六年书的母校。这是一座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二层楼,我曾在临中央大街二楼的教室上过课。一楼的临街教室是学校的大礼堂,遇到刮风下雨时,体育课就在这里上。当时的男生都不大愿意上文化课,最愿意上体育课。礼堂里的两个乒乓球台是我们当时



20世纪80年代的中央大街。

的最爱,上四年级时我被选入校乒乓球队。

因为当时“武器”匮乏,发给我的球拍竟是一个“大握把”。那阵儿不兴横板,打削球的、得过双打世界冠军的张燮林用的是直板。我用横板打直板,直到后来才有了一个双环牌直板球拍。

当时校队的第一次比赛,是与来访的道里区安广校队进行比赛。两队打到一比一时,我第三个上场,拿到关键的一分。当时很多同学老师都过来围观,气氛很是热烈。此役之后,我在学校的“江湖”地位提高了不少。从此我就总想打比赛,不太愿意上课了。退休后,我重操乒乓球旧业,因仰慕马文革、孔令辉、李霞的横板雄姿,毅然改为横板。横板好,护台面大,弧圈球拉得转,且角度大,关键是反手很飒。

后来我才知道,江沿小学这座漂亮建筑,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道里秋林的店面。后来其业务做大了,才迁

到现在的西六道街。1945年这里办起了江沿小学,沿续至今。

早些年,从西五道街到江沿,几乎没有像样的店铺,哈十八中也在这条街上,就是我初中时期的母校,我在这所读的初中。当时这所学校是重点校,那句“三六一十八,一直通清华”的顺口溜,让我很是自豪。旁边是一所俄侨学校,那时我经常与那些“阿廖沙”“娜达莎”们比肩而过。

转眼几十年过去了,老街依旧在,城市的改造让周边的许多建筑和街道都改变了模样,但永远不变的是我对这里的情愫与眷恋。

## 老师赠我手抄词典

□张雅安

1977年恢复高考,我考到离家50多公里尚志师范校学中文,这是一所中专学校。中师虽然层次不高,但不读的话,就得去“修理地球”。

那几届学生出奇地用功,是我以后没有听说和见到的。1978年秋季的一个下午,班主任老师在课间告诉我,我有一个邮包在教师办公室,那时不像现在快递业这么发达,收到邮包是非常稀少的事。等我打开邮包一看,是17本没有套塑料封皮的日记本,里面是用漂亮的钢笔行书抄录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寄件人张宏

伟,他是我们村级七年制学校的初中老师。

我把手抄词典带回教室,老师和同学围着看,有夸钢笔行书清秀漂亮的,更多的人惊叹抄录者的毅力,那可是砖头一样厚的词典啊!别人不了解,我却十分清楚,张老师这个人有才气,有能力,有毅力。

1971年我在村学校读七年级,他担任六年级班主任并教授语文课程,同时教我们七年级的化学课。张老师讲氧气助燃时,用酒精灯分解高锰酸钾制成氧气,燃烧酒精棉的同时燃断铁丝。那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化学实验,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津津乐道。

张老师后来调到县文化馆,自编自印文艺刊物,刻得一手漂亮的仿宋字。他油印时,一张蜡纸能印1万次,保证页页清晰、干净,比印刷厂的铅印效果还好。凭借如此精湛

技艺,这套手抄词典没有一处涂抹、添加、修改,从第一本到最后一本,字迹隽秀如一,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。张老师写信告诉我,之所以手抄词典,是因为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印数太少,全县只有一本,在县图书馆。他去县图书馆足足抄录了几个月,等抄录完工,第二次印刷的版本就上市了。这样看来,我是手抄词典的第一使用人,也是最后使用人。记得为手抄词典添加页码、提炼目录时,足足用了一个星期。而这套手抄词典,我用了也有一年时间。

1979年7月我中师毕业参加工作,买了一本印刷版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手抄词典“退役”,但张老师给我的影响却是长期的、深远的。当年,尚志县文化馆伸出橄榄枝,让我去做文艺创作辅导员,张老师听说后,立刻给我写信说:“你

得回延寿家乡来。”看到信后,我义无反顾地回到延寿,在县文化馆上了班。

1981年我第二次上学,毕业后留在哈尔滨工作。在职期间,我以张老师为榜样,勤奋努力,宁可下笨功夫,也绝不偷奸耍滑。张老师后来去了四川攀枝花,在攀枝花电视台总编室岗位退休。我编报、编杂志,2016年退休。虽然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我从第一版用到了第六版,但我仍时常忆起那套手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没套塑料封皮,内页压暗格印,上面是整齐、漂亮的手写行书……